

# 读书才是最好的藏书

□王贵宏

今人读书，再也少有“十年寒窗”和“头悬梁锥刺股”的那般艰苦，读书的目的也并非只局限于追名逐利上。我读过的书不算多，却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享受，其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从书中了解自己生活以外的精彩世界。

我缺少那种读书拼命的精神，书教我们热爱生活珍惜生命，我觉得没必要因此而损害健康。我认为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，成为一种开阔视野的乐趣，同样是一种幸福的过程和一种高尚的境界。

如今书之多让人眼花缭乱，书店书摊各种书应有尽有，但经常去溜达寻觅，还是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的。书买回来，总是要读的，白天时间若被琐事挤满了，晚上临睡前总要静静地看上一会儿，内心也会品味到一种满足和幸福。

我的藏书不算丰富，书橱也不精致漂亮，可上面摆的书许多像伴随我

多年的朋友，我对它们的作者和内容也极为熟悉，它们在书架上待了好多年，陪伴沙发上那个在不同季节捧读它们的人。年深月久，我对书的感情也愈来愈深，甚至一天也不能疏远。

对于书，有人喜欢藏而不阅，像对待一些古董，分门别类地束之高阁。有人习惯学以致用，不仅细细研究揣摩，还在书上勾勾画画，做了许多洋洋洒洒的笔记。其实藏而不读也无可厚非，书中藏着文化，没有藏书家，许多名著经典我们今天将无缘得见，从这一点，我们不能不感谢那些藏书的人。

如今读书的环境之好，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并不是很多。我常逛书店，经常看到有的年轻人面前摆着两本挑来的书，却长时间地坐在那摆弄手机。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没书看的窘境，那时好不容易借本书，为尽快读完，只有在夜里借助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看，

常常看书至深夜，第二日早晨一照镜子，鼻孔都被烟熏黑了。日久天长，墙上糊的报纸也被烟熏得又黑又黄。那时看到古人靠凿壁偷光和囊萤映雪的光亮读书的典故，觉得我有盏可以随便用的煤油灯是多么让人满足和幸福啊！有次冬夜我竟好奇地拿着书到外面的雪地去体验古人看书的滋味，结果连一行字也看不清楚。

物有良莠，书分优劣，在月光如水的静夜读书是需要慎重选择的。读书不能像毫无目地的林中漫步，走马看花地随心所欲。看浅显无价值的书籍，等于在智慧之宫的大门外惆怅地徘徊，而阅低劣的书籍，则容易让人品生出懊悔，伤及心身。

读书年深月久，视力确实有所下降，不借助眼镜而难持续，尽管如此，却无悔意，因为，视力虽日渐模糊，心却愈加明亮。

## 你最珍贵

□吴婷

亲爱的，六月属于你  
和平鸽陪你嬉戏  
栀子花听你歌唱  
采一束蒲公英  
柳条栓一曲牧笛  
亲爱的，请跟我来  
逛逛繁华闹市  
摩天轮由你尽情玩耍  
带一本童话书  
口袋装一些欢乐  
亲爱的，请跟我来  
走走美丽村落  
青草地任你开心舞蹈  
你是六月鲜花  
盛开祖国的园林  
朵朵纯真，瓣瓣鲜艳  
让世界绽放芬芳  
你是六月种子  
撒向希望的田野  
粒粒饱满，颗颗丰硕  
使生活尝尽甜蜜  
你是六月主人  
将纯洁、善良和幸福  
邀请到人间  
填满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 
亲爱的，请记住  
你是阳光和水  
亲爱的，你最珍贵

## 有一种爱

□陈家忠

你藏在桃花丛中  
让我急急寻觅  
我辨别不出哪个是桃花  
哪个是你妩媚的脸庞  
只是你百灵鸟一般的歌声  
让我在倏然间  
抱紧一缕暖暖的春风  
当一瓣又一瓣的桃花  
纷纷扬扬的从树上飘落时  
我知道那是你片片的心语  
满满的回应我对你的爱



### 舍得

废退弃残旧  
定期做扫除  
腾空入新物  
进出两相如

### 卖旧书

无用存书浪费  
不如主动让贤  
阿狗挣点散碎  
精神物质两全



### 摘杏子

青杏枝头招摇  
儿童墙外相邀  
人梯接力摘下  
酸牙不许告饶

### 蔬果乐

瓜蔬可当饭  
夏日食新丰  
仍是箪瓢饮  
味道宜如翁

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## 红袄漫话

## 酒曲花香故人情

□李甫辉

在我的家乡，出嫁的女儿在炎热的夏天，有回娘家避暑消暑的习俗，这有如鲁迅先生《社戏》里所写的归省吧。我的祖母生过很多孩子，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是我母亲，留家里招赘了父亲，小女儿是我姨妈，出嫁到乌凤岭山里，那地方，离我家并不太远，因此早些年，每年夏姨妈必到我家来，陪陪我们的祖母她的娘亲，小住几天。

祖母知道姨妈家年年超支，日子难过，平时是没有什么好吃食的，唯有的是农田苦做，因此，对于姨妈到来，她总要想方设法改善生活了。而我家那时也困窘，祖母所能做到和想到的，只能是用土钵酿些米酒，好菜，能拿出来的确乎只有鸡蛋，肉荤是不敢奢求了。

应该是一九八二年，还是一九八三年夏天吧，我们孩子放暑假在家。听说

姨妈要来，祖母提前好多天就在家忙开，她想酿米酒，先要采摘一些马鞭草花做酒曲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，祖母在老屋门前的禾场边采酒曲花的情景。花草泼泼洒洒生长地上，火热风不断吹荡过来，拂在人身上有丝丝凉意。午睡后的我坐在门前的凳子上，沉静、有些发呆地看年过六旬的祖母采马鞭草花，她戴着宽沿草帽，挎着小篮子，身子在那片花花草草里起伏。

马鞭草花呈月白色，有些泛蓝，星星点点的花骨朵儿聚合植株，风动摇曳。祖母两手利索地在花间捋采、翻飞。风卷起草帽，她起手按压正，系紧拉索，风掀衬衣，贴身更紧，我看到她额头冒汗。红色的蜻蜓，白色黄色的蝴蝶，不停

地在她身前身后飞舞，祖母毫不在意，小篮里的花朵渐堆积起来了。

花采足够了，祖母进屋来，将花放进瓷盆捣碎，再将谷米粉倒入盆，加水打湿，搓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。将从别人那里弄到的那马鞭草花曲母拿来，用刀刮削屑末，沾裹在湿团上，放入备好的干净稻草窝里，保持适当温度。几天后，团子发酵有酒香，端出在太阳底下晒干，增加的酒曲子便做成了。“芝麻花做酒曲也可以，只不过要芝麻花曲母来沾裹”祖母那时对我说。

那一个上午，祖母在被窝里酿成的米酒散发的浓郁香气溢满屋子，乌凤岭的姨妈来我家了。我们煮米酒，用自家的土鸡蛋炒韭菜招待姨妈。午饭后，安恬的姨妈便坐在门前走廊上，祖母搬凳来靠近坐。母女小声说些话，孩子的我

那时在一旁看，感觉两人脸上都呈出格外温馨的表情。说到家庭困难，她们只是叹息，一会儿，两人又双双面对了前面的禾场，和禾场东边那片竹林无语相看。火炉般的太阳在空中往西挪移，天幕湛蓝湛蓝的，没挂一丝云彩，久久地，母女那么出神怔怔地看着，那一刻，我感觉时间都凝固永恒了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祖母和姨妈早已去世，母亲也已八十多岁。现在，风烛残年的母亲常常怀想她的母亲和妹妹。一次，我把姨妈那年来我家的情景说给母亲听，母亲不无惋惜和感叹地说，如今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，要是两人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啊。

本版邮箱：  
zhoumolvyou@126.com